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陳玉叔

不佞之辱收門下者五閱歲朔矣春容寂寥之章蓋再

拜賜焉而

竟未及

顯色奉

齒牙之

問然

鄙心則

慙

怍營營恒恐其不得當也。郎中為蜀山餘文，雖道路非
邈，而叫窬徑庭。鱗羽羞縮，不腆之好，不能借通一介而
王。使君人來，則手書大貺，新詩刻集，種種充庭矣。蜀地
固多文士，如相如、子雲、王、李、大小蘇，近時用修、少海輩，
雅已彬彬。作者後進，得公一陶鑄，勃興之士，當不復讓
數君也。僕迂書生耳，誤膺時趣，獲抽草芥與顯者周還，
每自謂於世真長物。然一官之在僕，亦自贅疣。公用此
見美，得無不滿鵷雛，笑乎家弟使秦甫入關，遂得江藩。

報金馬浮沉第須有歲星面孔即春明天涯語尤不虛也前二書方媿點公記室甚荷竊者為魏收藏拙乃更有取敝帚何也勉爾塞白劇不足存外近體二章其一却步嚴韻殊慚形穢今年梓拙稿成得百八十卷所刷行既少而道遠重虞去人裝聊上說部一種之半或足佐握麈耳花溪濛地見許礮石以待初亦躍然既不能不作小巫索也且元戎百隊時時過從揮洒不之吝所容吾手耶盛雅却心領械樸多勞加食白愛

又

得公丙子書及篇章之貺益旦夕靡忘言東歸
世事一切未殺即不能覩除目覩除目亦時忘之乃知
后山叅知轉浙臬而公代者居無何而急足以大教新
詩及雅貺種種至矣胡公之勤存故人不鄙小技乃爾
尊甫老先生萬福計錦還得一娛侍公秉鐸全蜀紹明
文翁之業而光大之尋又當天下喉咽寄即蕭相國劉
司空何足多哉諸篇雄爽雅秀大得江山之助僕亦自

放一丘一壑間即為雕蟲所引墮綺語障意故甘之錢
尤二老書少選即轉致所需丹青理并拙題俟公秋還
上納也鄙集於說部大有損益先上一部有續刻者亦
俟此期致之損餉蜀箋佳甚恨不得啓南希哲結此緣
第薛濤箋多小幅而五色元微之所謂菖蒲花發五雲
高是也近有一客擬作掌大赫蹏亦足書小絕句聊貢
十幅并墨搨數種扇頭一詩將臆統所裁納不備

又

山中自護其懶與世味踈濶乃獨明公篤念不忘且以
家阿敬臭味之故惠我好音侑以腆貺比之玄度坐致
諸侯之餉幸遇過之二園記何其神奇瑰麗至此也
覺我三弇寂寂矣然以我記當明公記略各置几案間
匪直神交亦足神遊矣僕所抄錄名園別墅記賦叙之
類殆三百篇詩可三千首尚未刪訂大記一八便堪壓
卷念欲付剗劂而裝未辦奈何荔枝考博雅殊倫唯大
序所謂相如賦上林而未及者似小可商相如賦辭格

樸離支據史記曰荔枝政此果也二序既家弟為之僕
得無贅疣乎哉既不即焚君苗研它委唯命便還聊附
報言并伸不腆鑒存是懇

又

前有一書及拙詩附南康張經幕去計已徹記室矣豫
章千古名勝陳徐風流至今在目子安退之之文與西
山南浦之雲此其小者紫薇公事不足當明公霹靂手
搜奇訪秘抉靈傳神之垂不朽宜併日為之不然壘書

一下不可留矣僕救鹿蝸涎自濡粗了身事先君子蒙
恩贈邱粗了心事自今而往無所非適君乃糟糠之婦
宛轉牀褥饘粥之業盡成甌脫付之搏沙觀及減竈方
而已明公四履之地固多君子鄧太史鄒劬部不出而
舒司寇張宗伯徐尚璽相繼歸得無冀北空羣之歎乎
却有一懇故余憲副德甫者令先公之同年而僕與于
鱗之石友也東脩自勵羔羊之節白首無異所為詩實
能矯厲江右之派以開正始其遺集數卷明公幸與沈

箕仲先生一計梓之且賜一序其子孫多工文辭而家
特貧更祈俯垂矜賻僕老廢矣不能為力朱穆劉孝標
之刺甘之矣所以借寬者實在明公餘不敢盡

又

累辱大教恍如與太丘盛德周旋使人鄙吝自消茲者
獲觀全集如執化人之祛而登其城含龍女之珠而入
其藏眩目怵心生平之觀極矣乃使復序之母使從汪
伯玉司馬後豈敢以才盡為沮又豈敢以形穢為嫌但

自得病弟不祥之患肝腑寸折形神不復守正以望子
見凌襪襪麝集間從食寢之間一試筆墨既成而讀之
了不知着意處倘門下不以覆瓿而灾之木賜斤斧可
也念門下別集多與亡弟倡和稍一取讀不覺失聲長
慟門下步武雲霄而僕旦夕丘壑相見未期蒼盲萬緒
殊不能盡

邢子愿侍御

自明公去我弇中忽忽累日正以奇人難覩奇事不恒

且垂當絃絕而有鍾期之賞勉成四詩小寓感懷而文
思荒落都不成語又以憲臺嚴切不敢輕溷次且久之
忽騎將至充庭之實衡茅乍煖兒稚歡詫啟械捧誦大
教字字肺腑第飾獎隄分非挫名塞聰之人所敢當耳
辱委記序念子才名喬何必減崔盧四宗若克部中正
汝南月旦則彼固瞠乎後矣貞受明公深知無所效尺
寸之報敢以謏劣為辭第獻歲已斷筆硯緣不免於佛
前一懺悔也尺牘後語使人醉心言是結去如人聖教

三昧家弟所別得四帙更煥若神明即付兒子寶藏不敢作換羊肉故事也所觀多多益善耳山堂一扁虛白已久母金玉爾音使山靈失望別諭欲梓續集訾費已辦貞前既露醜於人茲復何緣於長者前而作此不情齟齬特以名戒頗嚴師期向近恐非所宜吳下操觚者衆人人珠玉或以魚目之薦而仰謂明公昌歎之嗜乞姑已之當募能書者錄成一部上之鄴架異日繡斧所臨不妨剖厥仍祈玄晏一序黼之簡端此則感恩知已

之懇也仲春敬掃石開徑以俟先此附謝不宣

又

久不得尊問良切懸馳忽拜手教披誦如覲知前武昌之札付之從弟瀏陽簿小奴俱落魚腹良深惋悵即簿賴公庇獲免大計而先已曳裾王門無非數也三吳口

碑至今尚新楚中吏人與他詞客俠韋誦盛德高誼津津流羨獨用事少年戈戟手吻者以操切鈎索為功僕嚮已疑之得公教故當不異知魯受殺人顏淵盜飯此

豈足相染而竟有泰回之命將無宰公借以少塞其從容為公善後而遽有請告之舉母乃傷於用壯乎僕固不能不為天下惜才然公得扶持二尊人極志物之養暇則按澹圃圖築室讀書其中約於履道多於獨樂亦何所不快夫千秋之業與一時之業孰重真我之樂與人我之樂孰深正恐異時復忌公處耳前歲宰公凡三致書見籠僕苦辭之復誓斷之太原公前似可保一壺但學道無得雖未蒙甘露酒覺方寸間不易承且文酒

二累猶時中之恐終下地獄種子如何家弟尚滯淫閩
地縱不作子南槌牀難亦已敗子猷命棹興恨不即呼
之相與促膝淨名室也見委拙志校畢附覽俟托王判
君梓上不一不一

又

林將軍鯉雖頽其尾而尺素若新則已拜肺腑之賜矣
茲者陳生復以八行來愈覩臨池之妙庾車騎所云煥
若神明頓還舊觀者非耶陳生極稱大雅之致且園林

靚麗館宇崇潔讀書游藝事事皆真公亦自詫青李來禽之嫩欲分甘不得而乃有羨於吾圃之朱櫻者太山櫻桃見之史傳於貴地移種不易耶僕近於弇中隙地鑿一白蓮池構小軒臨之傍為二斗室池前因土建阜阜三垂皆葦竹其故圃老樹縱橫石色蒼鹵花事益繁區區五官藉營衛力不至衰與外境相藉桑榆足煖所苦晏坐高眠之日時時人事文責奪之素拙書法尤怯腕痛公所聞日臨眉山數紙誤也太原赫奕天路家仲

婆婆留省各自一世界枋榆中僅餘碩果若風霜見寬
可免剝落第師問向疎天公黯黯叵測今歲不死當猛
一奮迅了此大事嚮所去僕與于鱗近體承示終付剖
劖即不念損公帑能無飭畫無益之誚乎小技未尊幸
為已之虞永興墓誌因刻手章仲玉他往小闕 令揭
上草尊大夫壽章絕似村社老翁語取其實境而已餘
唯強飯自愛

又

不奉清誨于今凡五獻歲矣每念叔度汪量鄙吝自消
紫芝眉宇名利都忘而山川間之無由緒晤奈何奈何
聞三徑日闢百卉時茂左圖右史眠讀如意日臨黃庭
蘭亭數種讀離騷飲美酒名士之業綽然矣僕請告杜
門會朱考功偶有所聞可謂鴻鵠已翔於寥濶者猶
慕其儀羽也審已不能有所點矣僕一丘一壑是以送
老而謬見物色為先君子蒙厚恩賁卹誼不敢復過為
偃蹇醜顏一出遂成亡弟各天之恨已矣今方料理其

遺詩文才之仍為狀其行誼履歷冀博諸賢椽筆以榮
朽骨茲尚未敢請也公素篤牙期山水之知能不體凝
獻人琴之痛乎嚮辱示諭澄心堂墨帖以僕所緝古今
法書苑徧考之不著唯遇顧汝修秘書云曾藏之三載
是真南唐搨也紙墨不在淳化大觀下想當然耳陳生
鹵莽得從事門下固逾分而遽死臺察之一怒則又冤
也世事大抵有茲因鄉人陸成叔便附此成叔有美才
而困朝夕不能無望於盼睐也餘不悉

答王明輔方伯

傳華亭來復得手教滿紙吳晉山川形勝目黃池一盟
後大抵有來鴻而無去鯉以故不能亟修竿牘於足下
非特懶慢之為累也張肖甫有書甚念足下踽踽而羨
張助甫之跣跋且子姓繩繩然渠世福尤自倍助甫僕
謂冠達對達磨時身為帝者子姓羣從皆爵真王視隻
履胡僧奚啻霄壤而不能下一轉語與野干何異觀自
在後身法眷何止千萬要當於徹境迷途論負義耳近

江北有田父故崇明人年四十五矣忽有所證誦談義者三日而之野次取火燎下衣甫爇即腹轟烈心肺皆露火毬迸出頃刻而燼青烟一縷貫雲表吾曹為文義牽蔓故不能了了如此人足下所稱豈亦其曹偶耶僕不耐鄉里項領走鄉間得一深落藩棘而居世味稍薄先師雖時一警省尚未授索綸却從小兒輩學洒掃而已荆老三歲間但有勞毀苴麻未釋白麻遂下雖復堅考槃之操何以解於人主前家弟為尺一所迫已度武

夷握手板家馭雖病亦且出矣僕幸脫身在丘壑而荏苒遲暮恐不免狗竇作他生事前有詩其二語云心事栽松道者門風泄柳先生足下努力勿唐捐此光景也畫竹二幅乃建昌一少王所寄置之壁間足助瀟灑強飯自愛

又

昨有小啓拙集附報謝於貴鄉之估客計已達矣僕比能飲噉開卷亦差易記憶而齒髮變墮不無憂生之歎

小圃泉石日舊花竹日新坐起萬卷蠹食蝸涎聊足濡
飽第丈酒二端人生雅事而微苦受役釋氏歸之無明
之障抑或有之吾丈園涉成趣當不減僕而玄理禪觀
時時會心且無能以剝啄相饒者其樂當何如耶張丈
今為貴省轄計得相周旋弟既妬之行復成歎詫未知
此生能復與吾丈握手縱噓否茲因便聊爾布候起居
方有小冗言不能盡

又

兩日從先壠歸追感往痛忽忽如不啻生得足下教翰
飛墜如暫脫熱沙中受四禪天甘露洒恨隨得隨失此
境不能久駐泊耳所謂頭陀能會祖意者得非胡楚玉
乎鳩摩羅什有云淤泥中生蓮花但采蓮花勿問淤泥
可也又謂一先輩面若桃李云云此恐亦是延年却病
法未證形神俱妙理又謂俯仰人倫心精便爾流逸此
大難裁斷足下自當於輕重難易間擇之耳吾鄉王元
馭宗伯第二女辟穀已五載矣每入定輒二十餘日而

解色逾數粹生僅能辨字忽通解兩藏尤精玄理常云
教本無二學人自岐之僕以為此宿世人也教門耆宿
其始本從衣食計入何由得理吾儕雖似得理恐涉見
解如僕根器為七情所損此時日償少年時諸業債不
能何暇計將來也一歎一歎與繩司空歸後再相聞尚
未及面當以足下書寄之足下欲質與繩以士大夫持
論高當事誤之故當由所持未是耳王新建掀揭之業
尚自性質中出濟以駁歷成此作用恐非大本達道也

人材區以別矣毋論背朱趨陸即二公當賈平章地亦未必能支持蒙古也與繩計不首肯鄙言即足下當發一哂家弟徹棘後有奏計之役豚兒此試絕可望而卷落老廣文手不得一批字今但督令母令膏油而已子與政為兒子計併其父失之與家弟經紀其遺事樹七尺碑少報泉下周公瑕無子而存愈仲蔚有子而歿董侍郎性嚴細令人不堪遂成宇宙間一歎咤皆足下所訊及聊爾附報玄甫佳士也即不登公車於藝林中立

漢幟矣初冬強飯自愛

又

夏時曾附一書頗及近致不知達否尊丈今年正五十
弟欲致尺縷之賀念以為身外物無所用之欲從俗效
一言則皆舞隊小兒致語倫也不足以辱有道者耳目
第昔人所謂半百之年公始及之僕已過五二老人相
值可敬不可賀也尊丈年至北中郎已為良二千石甫
及謝掾登外省極品然此時豈不每巨乞身之後

與方袍黃冠游談空說有雖風止浪息然猶未達彼岸也弟業障深重分已沈淪不意真慈見憐曲為指引曠若發蒙今已盡授家兒輩一切移心之物悉洗除之斷欲來可九月杯勺不令過十俟重九後師化去即荷一衲攜佛道書數十卷入精廬作死心計矣念交游中獨尊丈可以此意奉勉因徐使君便附一札過此亦不復能相聞矣珍重珍重

又

得仲冬書屈指垂三閱月而後達歎黃池之會不易也
日望公熊羆夢乃談二豎見凌狀令人竦然上黨叅為
天下冠公乃正得其力耶中年血氣不易復自今而往
願加保愛如補劑如抱卵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乃佳耳
草木金石之類病在則為藥去病則復為病不足恃也
弟捐家累入淨室來所同志者元馭學士又一比丘無
心有亦先師所度也頗曉諸部守木义小足朝夕黃冠
中欲得如公所云善友所不易耳見示理欲之幾聞不

容髮似亦能自了。惟游念乍起。乍嬈亦如任其起滅。而已不與之較也。奉去近草先師傳一冊。其成道始末及化跡俱在大抵能合三教者。始能出三界公第發信心。咫尺便自陟降。僕非誑語者。勉旃。自愛。鹿角霜膠少許。其製法差精。可自用也。蔘姑豆豉種種皆禪悅味。拜覬。

又

夏來頗得提婆達多力。藉口謝絕一切應酬。元馭學士外。僅三夕與無心有點。坐五晨與家弟敬美小語耳。寂

寂中忽承足下問如色究竟天墜石不覺千日之為遠
捧誦知皈歸先師遂能捨身如冠達敬服敬服自非具
宿根大智勇何以針水遽契先師每言荷擔者不必盡
眼底安知公非即其人耶疏辭為跽宣一徧封貯元馭
處俟信香至當達之所寄金擬鑄鐘磬各一識尊名氏
其上朝夕考擊庶於來美不唐捐也餘金付工雕師像
一附上以便瞻禮此工巧木都十得五六耳辱諭小五
臺二僧化跡之異如口吐三昧火焚身此阿難陀作用

出三十尺腸示異香游戲三昧尤為詭譎第不知是游
僧或土著否若游僧者大乘菩薩阿羅漢顯化即土著
亦是再來人二果以上地位故不可思議也敢乞再詳
履歷及偈語見示弟邇來驗得禪那法門暨純陽重陽
諸真人路無毫髮異惟純覺遺身與形神俱妙處小有
參差耳然至身外身則又未嘗不一也向苦游思時擾
我靈臺自作之魔不易祛蕩如何如何公久已得定力
合下便自惺然當不如弟之苦卓爾也別紙一聊有所

迷弟無以酬至意之辱為愧冬寒珍重珍重

又

前者郡人之晉便有報書及刻僊師像一函不無浮沈
否所寄金與元馭宗伯計之易下金為鐘磬二寘香几
及刻像工費頗相當茲復拜敬劄及萊鼓之餉皆領訖
仙師所書觀心經在道藏內以其簡省易入耳非行所
撰也黃庭有二種梁丘注近覈而無當於理劉長生注
者仙師頗許之然自發意之談非闕訓詁陰符有數種

注尤多汙劣皆具金藏中人去急不能一一呈覽耳元
馭恒謂余法照圖悟經仙師耳受之聖師者其語皆禪
那而時切事理類四十二章語當時實許授之吾二人
忽袖而去不知其意云何但能一切清淨澹泊勿助勿
忘涵泳之久自有證悟不必於文義增葛藤也助甫旦
夕為懽萍蓬之值大是宿緣第公尚憂其文字障得非
功名障耶是皆不易擺脫所云少姬者應是裴休相公
歌院蘇學士惠州塔中物然助甫好狡獪英雄欺人不

可盡信有數行併附彼煩為致之家弟勇退誠如公言
歸後却作老農課兒子輩讀書僕正得其力異時托一
鉢頭陀雪山或須讓乃兄也不一

又

晉陽之間歲再至團焦而吳家遂無過黃池一步者每
北望即神懣然三夕來愈入方寸而足下書至矣乃承
有尊嫂訃安仁之悼目前所不免第此是垂緣而來緣
盡而去無足大怪者忘辭極典雅古去森然始謂足下

不能忘情於伉儷今乃知不能忘情於結撰也汾上之
篇梓自朱生亦見足下與助甫一斑足下為宗祀大計
房室故安得便絕第不可作洪景盧王宣子耳勿忘勿
助間自有一種斟酌若斷殺生可以去業謝葦血可以
清志足下果堅此盟不敢不效讚功僕一朽株耳去冬
為兒子塗抹勉出對客兩月餘早晚入觀焚誦過勞幾
遂羸頓今則復為故吾矣獨不免衾衣一謁節使者州
郡大吏及受役千里筆研不能盡作頭陀行徑以此慚

足下遠問所喻晉陽三歲疫復大饑何吾地之同此慘也昨春至冬郊郭之外處處行癘枕籍而死者不可勝數七月陽侯大作濱海之民悉飽魚腹吾州及嘉定死者將二萬人鹵潮所滄花豆之地悉成甌脫司農與黔首為讐徵歛轉迫計惟有死徙耳僕雖置此身方外能免蒿目幸張肖甫近處分九首惡軍心帖然此間夜臥差可安枕助甫建大燾夏州磨盾鼻書賀蘭山石二君子為詞場蹴蹴增氣不似王氏氓民而已家弟遂堅鑿

坏朝夕煦沫獨元馭雞骨向隅無如之何玄甫復墮翼
古敦彞恐遂無識者若兒子之斥甚佳非言所既大幣
附返亮之亮之

又

不奉教言者二載所矣每聞道履清勝足慰吾儕各天
之思而克閭之慶未彰則又恍然若有所失第不能無
藉於藥餌則以溫補為主勿助彊陽寡欲清心待時而
動可也僕以先君子蒙恩卹至厚丘壑之身再玷朝命

三辭而不見允失計一出遂與亡弟竟成永訣悔痛之極生趣併盡邇者上疏乞骸而溫綸見留輦上君子復不蒙亮譽劉越石有云破涕為笑殆茲時矣今歲賢哲道隕亡弟之外復及肖甫乃至多年閔希言朱青霞羅近溪亦相繼化去閔君俄頃而逝肉身在龕四十日而不壞不倒真異人也近溪亦甚瀟灑但不知何如耳亡弟似有定力僕為鳩集其遺詩文近五十卷刻之刻成當奉寄門下求珠玉之引以垂不朽想當不靳也茲因

金定四庫全書
故雷戶部家人便此不悉

答沈箕仲

念與公執手祇園時可一紀所島樹樓櫺差位曩昔而
公之文價突兀與易京之臺爭雄又能賈西省作玉堂
青瑣兩氣象獨僕容衰於鄭當時面皺於波斯匿不免
為山色所笑耳日者承公按節茂苑深欲馳一介相訊
與元馭宗伯計之恐壞深山道人例踟躕未果則候史
以大幣手教至矣僕齒頰之餘人理道盡以故易為捶

捷第比之廣額摩登負愧不淺世眼睥睨固當公何自
垂青焉豈四明狂客有故事耶休汝後想朝夕於賢叔
父嘉則作竹木醉幸為我致聲不憶少濬冲否此間屠
青浦殊精進可念也

又

僕以賢淑氏嘉則游從之故得見收於門下自江城促
膝契濶者逾二十載使車枉誨不聞問者亦一紀有餘
然每從交游中道明公惓惓垂盼之深僕之此心當亦

無異也江右人文之地自東京以還于今千三百年盛
且極矣復得公秉鐸而振之又當何如也匡廬九疊揚
瀾九蟲在公方寸久矣今復聚眉睫間兩奇相值必有
不朽之業以示後世彼三王一韓不足擬也僕嬾衰自
放於道無得俟期而已尚有故人一念乃豫章余德甫
也此君清修令劭以文章為江右嚆矢見推忌者抱道
削榮終始無玷正所謂鄉先生沒而俎豆於社者乃不
獲從李司空萬太常之後唯公與二三鄉達商之諸子

食貧然其人材足繼也遺集雖托玉叔先生梓行亦布一從臾為懇嘉則老而得子且有家矣游道益篤恐不免年少窺人莫雲卿死矣使方伯公何以送日偶便附此不悉

又

嚮以故人余德甫蓋棺之論輕瀆左右乃承俯念而為詢之多士則見格於忌者而門下右篤文故之誼深矣江右固文明之區自門下鼓舞振得之遂蒸蒸郅隆而

南昌被澤最先其發尤最盛當僕往者奉啟時實欲以
匡廬彭蠡之勝仰佐揮灑亦使江山益色而來教謂獻
吉先生坐困此不能盡得意於古文辭因絕不為此固
門下過自推抑之意然以亡弟不起之故證之則此官
於古文辭誠有不易兼者亡弟膏肓二豎自閩中入蓋
以八月之間而完七郡試百字揚扆不遺荒遐甫息肩
而從事案牘著述稱之疲火上升以漸成噎神太勞則
竭形太勞則敝子淵視遠孔明食少殆非虛也僕衰年

誤出竟成小草肺腑至痛詎直手足業上疏乞歸而不
蒙天允近頗為料理亡者詩文五十餘卷梓之并輯其
行事以求諸賢如椽之筆為不朽計此外無足言者承
雅貺并新刻拜嘉正學祠一記得其大矣薄有所侑比
於獻縞唯照存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家鼐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纂修官主事劉世昌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錢楊諸太老

適見諸鄉達尊老先生見示不勝皇悚表了凡進士惓

惓為民造福至意僕豈無人感者而不為從與之縱使

僕不思為三吳之士庶計獨不思為子孫計乎始兵公
見示以蘇松二郡條對僕覽之中有灼然可裁者亦有
勢不能裁者此見為可裁而實那作他額不肯裁者於
可裁之中又有須兩臺奏請者亦有可徑行者僕勸其
奏請宜明徑行宜速即勢有不能裁與挪作正額者亦
開款咨部倘得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即該部定執不
允然後榜諭士庶知曉毋使袁君受德而諸公受怨至
於兵公欲定擬畫一以為十年規則毋使每歲造冊官

有詳略之殊吏得上下其手僕美而勸之何嘗敢有沮也夫言事者之易而當事者之難易者之怯而難者之勇此恒情也撫公素不通書札往來今忽以僕藉口則恒情之外所不可測矣母乃兵公之誤傳或撫公之誤聽乎哉不然彼豈忍嫁禍不才使得罪於諸鄉達尊及士庶也謹當露書以白兵公望日至郡謁撫公力從臾之苟不盡心為民請命者有如此適遭亡女之變草草不悉伏祈照亮

王雲竹大叅

世貞無似辱從老伯於東省許之臭味之末間以職事不能時執通家子弟禮蓋至於今歉焉天助讒慝奪賢者之用不獲使布之嘉隆間然八閩之地士子瞻依如泰山北斗依稀元晦先生之在延建所伸又孰多也家弟自閩還私幸獲侍几杖謂謾謾松下風不減元禮而藹然春溫勝之即世貞甚妬其邁而悔昔者之鹵莽也敢田藩役人便聊布區區世貞積衰成癯汨沒苦海似

稍離去而雕蟲之障猶在今亦且付之亡是公矣陳林
二年伯不敢草率通姓名便幸致聲不備

徐子與方伯

歲暮有宣城張簿者赴閩中一函不腆之書以附得無
浮沉否唯是閩之於鄭楚也則豈惟風馬牛之不相及
而足下之專使者再矣淪淪二章以寵光我毋論飾獎
過情即不佞五十非天墨墨苟生耳幽憂之抱盡於自
述及答家弟長篇今錄上當為我一酸鼻也示新稿讀

之雄辭麗字層出而饒氣槩或中稍有蹊徑者小訂之
即堪入梓不佞一序便是岑樓寸木何足增高而惓惓
於伯玉兩言者欲破世人標榜之疑也然無乃蛇而足
乎哉子相專祠足徵友道不墜非足下不能作此捩人
眼鼻事僕亦安敢居薄立就一碑辭付去力或可相藉
不朽耳家弟有長安之役褰帷二華蓮花間足稱壯遊
要其過此一會相與登窳頂亦大奇也足下得無色飛
否拙集四月未可全就今先寄藝苑二十五卷盛事異

典述六卷又駁書畫家二種皆足佐凡麈尾之資餘具別楮不一

又

三日雨客小稀遂能草鸚鵡賦以語此鳥即展翼歌舞冠中五萱花盡聳備極美俊促喚尤叟為傳神書此賦以貽足下如攜過豫章與德甫用晦諸王孫共和詠之此間亦當邀吳中名俊成此一段佳話也山園書樓成潔不容唾悉徙諸書名畫古器充之披覽之餘焚香燕

坐佐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襌襪客足死矣足下方被
張君嗣苦見之為撫掌一大笑也麗人計亦當侍行幸
時念幻身無常觀不然樂天游虎丘結語亦可暫充例
耳阿敬聞已捧表而東故不復為寄音潘中丞及德甫
用晦書幸即致之德甫不能無望中丞拂拭中丞長者
然亦須慙慙差得強前兩畫如不稱可發來成則以價
轉付其人近又見伯起有冷啟敬仙奕馬和之國風二
圖却佳弟恐直太昂耳却上觀音一軸可送內子禮供

是方便法門第一品也餘物將微意不一

又

方晏坐焚香念足下而使者將手教與貺儀種種至矣
知己抵洪都任叟及侍姬俱安穩為慰德甫尚屏跡耶
即十載分袂聞足下到當屢及於室皇安忍濡滯也用
晦尋當孺首諸王孫爭自媚不得則相妬小遲之亦佳
且今年久契至前月晦始鮮弇園泉石花竹來近人而
為文字之役所苦未暇時應之此段碌碌幾與簿書無

大異僕恒謂山栖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
覽是雅事小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小一狗人
則亦地獄好客是雅事一為俗子所嬈則亦苦海吾與
足下皆多生業障未即易擺脫奈何奈何近得明卿書
意殊廓落其守為吾州楊仁甫極相推挹同守則張羽
王也乃約以今月望後訪我海上計必道洪都與二三
兄弟轟飲也家弟以前月入京不免折腰更三五日計
可免矣德甫似無復暢理足下但留神少為三徑之資

如何白鸚鵡益馴警前所畫果未盡美今仍勒尤老一
紙僕為書賦補後不知可備篋笥否

徐孺東

僕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齊一代史事以竊附於古作
者之後於國家大綱及名公卿將相忠義孝友儒林文
苑之類十已庶幾七八獨念不能得所謂循吏者即稍
得之視班范所記寥寥不能稱會自奉先師教輟意不
復措手而曩年辱公惠然過我竊矜所陳觀經濟大略

私心異之既而公布幣而以令先公之誌銘請始恍然
而若有觸則令先公句容之政蓄之心者二十年矣而
不能悉以故自別後輒敢以書奉促而公方拮据三輔
稻田使者未暇也昨以先君子追卹事謝兩臺至句容
句容之父老誦之若新也蓋未幾而公之教與事狀至
矣僕生平作誌銘不能二千言獨與令先公遂倍之即
不敢自詭惇史將以致區區執鞭之慕而少慰仁人孝
子之用情然以質諸事狀則挂漏謏劣不可名其愧公

即必以災木當偶事狀傳之勿孤行也三輔自石晉至宋皆委以與敵廢為芻秣漁獵之地間有不得已而為漢兒口腹計者亦僅二麥黍稷之屬播種其中聽天自活而已元之後至正時始有建議擘畫如公者行之未久而輒中沮古今事若合一轍昨得顧益卿中丞書蓋深痛其明效之已見而大績之莫繼也雖然天果有意於社稷斯民耶必終以此事付公不然而亦必有繼公而興者勉旃自愛康生云公比歸且閉關與定宇太史

金定回廊全書
作蒲團行逕甚佳第定宇既不出而繼峯洪陽又嗣公
而去位鄒司卽前請告斗牛之分鬱然劍色第不念廟
廊之上遂空羣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歎可歎大貺
拜嘉却有薄附將意不一

莫子良方伯

徐長孺來道我公向道之篤因得承動履清豫益未幾
而使者至矣披手書誦之更隄所聞於長孺者第謂八
子為魔計窮擔石夫九子魔母耳八子乃遂魔父耶長

君才藝柳吳興所不敢望多取造物故蹶霜蹄仲季之間有勿藥者公之未竟其在茲乎第一切眷屬往往緣聚等之萍值則太踈援之肝腑則太密公文學名世而不涉綺語敷歷多載而不雕太樸位等常伯而名冠隱逸跡混朝紳而籍列丹臺即不必生佛世誦大乘經已是辟支果位人唯略於小粘滯者加擺脫而已僕苦海中一賈客也風浪所窘方虞身命遇導師示路易於迴楫當時棄家室謝名勢外若有可觀者而今且一歲餘

矣凡事未盡祛凡情未盡洗蒲團三尺地與魔共之以
此凜凜恐負師真豈能有毫髮餘滯足相為耶唯是聞
之師黃庭云百二十年猶可還此是上古氣完質厚之
世今則不爾蓋下壽以後此皮囊無復可藉若因而別
有所采又自貽伊戚意者外却累身內却累心使湛然
惺惺不昧因果當自有受用處耳近來肉食人談般若
但作有為却是梁武帝初年證不滿達摩師一句也窮
子作活只在目前獻之波斯藏中徒資笑噓秋暑未過

強飯自愛

又

昨者賢叔子枉顧以翁之手教大貺來謂至雲陽而返
徒使人想像紫氣於晉陵錫山間而微有傳仙跡乃在
金陵市門又云有見之者貞以故數從叔子即再三奉
訪而不可得賢非右軍乃煩張廌苦竹之避貴豈豫章
更勞何點後門之逝耳悵且慚惟翁天錫難老遂躋八

袞名德之重豈減

平

政復

示

以

卷

耳

為

手

足之變情事不紆且從冗如蝟俟小閒當具一卮言且
修斗酒尺絲之敬茲具聊伸奉候而已秋氣漸深若是
自愛

王家馭

蕭齊一飯遂不能操舫艣從祖道客後也意長者置我
於跡外耳天中壯游木鐸所過固不待封人而後識著
易龜疇之地於盈虛消息有遐觀焉何必悻然以一歸
為快也向者仙師傳授簡長公黽勉從事所不自安者

其辭之皆拖委瑣不足發揮大道中間靈真化靖之跡
或虞以漏泄見嫌耳不謂流入臺瑣間作暮夜贊也仙
師如日月縱阿修羅掌亦不能障之寧沉兩么麼如僕
與長公俱久棄人間事一瓢一笠何地不可容所惜此
曹子作調達生入無間耳不惑之說外似推借賢者伸
其剿辨實欲離間人骨肉使之內訌公既著誠身後長
公復推腹言表僅僕以一哂佐其間而已家弟在秦中
亦擣擣思歸鄢意則謂與公俱不娶我勸吏角融盡

徐徐議之何如野人且欲焚筆研而復嘽緩此紙殊增
惘然秋暑自愛

又

里人張生所得公報書及大貺未幾而使者至復得書
且及翠微居士三紙不勝感媿此公書法實不減眉山
豫章襄陽諸賢而名不能自振其所傳世甚少獨僕得
其臨蘭亭叙一紙及上清等四帖蘭亭叙久已寄王南
岷翁矣昨從長公所見此帖深以嘉賞而長公不甚信

後月餘偶談及之不謂長公遂以報公而公遂割以見
貺也是墨數一佳話然僕母乃作米顛饒態乎比里居
獲侍太公杖履而長公歸復見私不自慚葭倚殊竊蓬
生之幸也長夏逃暑開卷弄筆無時不感二桴章惠以
隙日第雨師作虐陽侯乘之饘粥之地俱為巨浸吾州
小似得乾土然亦是一孤島耳憂生之外更深隱慮如
何如何聞胡中丞疏甚切不知輦上君子肯一南顧否
使旋聊比附謝文太史楷書千文是書之外家吳氏者

白石翁畫雞一軸頗稱興到筆非敢仰酌來美聊附僞
札之意惟鑒存是望蘭夢想當不遠固食息之祝也

答鄒孚如舍人

記在武昌獲奉顏色執事方妙年而蘊藉有大人度當
是時私心已傾倒之不啻林宗之於黃生也十載來濶
不聞問見執事通金馬籍為之快然曾來陽過訪頗述
推挹之愛乃者遠使冒暑走二千里而見存烹鯉跪讀
宛然若接聲欬中間飾獎過情披露無隱又讀先時洪

喬所浮沈一札二詩執事之愛我故當出曾君所述之外也新詩托寄幽玄措語溫雅少加琢磨自可上薄唐人希踪六代而關鍵處間有可商至於韻狎尤似草率不無微損連城辱見委輒爾信筆點竄知公大雅必不至作牛竒章憾也時義之美使人一唱三歎吳子輩虛自標榜即研石成臼不敢望見脚底兩小兒一年十六一十五矣差能辨黑白一見之幾欲下拜即付令卒業耳長兒偶擲得盧尋復作塞殊不足當執事筆札藻賞

寄題讀書草堂詩塞白而已坐年來無意工拙不足疥
君壁也一笑厚幣附壁近有山園記寘之案頭或足當
卧游也酷暑加飡自愛

又

與足下別十五年矣不奉教札者亦垂五年僕匹夫之
節不固遂成小草棲遲白下以慚為日而亡弟竟不能
待捨我而去自是神魂益消沮無復生趣上書乞骸杜
門待命而江鯉忽來剖之則明珠纍纍盈我几案至赤

牘申叙契濶之致請益之誠綢繆宛篤使人心醉興寄
超邁復令神爽不知起色之溢乎大宅也來諭古人欲
有所誤著以自見後世必用志不分神有獨至可以成
一家言而近有友人好我貽書相規以為丈夫耳目口
鼻與堯舜等奈何弊精神于小技即三都之賦視若五
禽之戲耳此語也孟子輿已先之曰堯舜與人同耳非
直立德之士能言之即杜甫畢生於詩咏中尚獨謂文
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又曰許身一可愚自比稷與契

則隱然若有所窺見然甫之所謂稷與契者安在而其
詩名至與天壤俱敝則彼之自歎以為小技者也孔子
稱詩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若僅
以忠孝二言或粗徵其實以示天下後世安能使之感
動而得其所謂興與羣與怨也堯舜與人同故子輿氏
之微指然非其文之瓌偉雄暢安能灼然為萬世標藉
令深山一田父偶創此語又孰聽而孰傳之也第此語
自不可易僕老而猶汨汨筆研中受世人役則當以此

為瞑眩之藥而足下且兩用之可也彼用以文其拙者
非夫也讀足下為先君狀自是一代奇男子雖於貴壽
之報未極然至今凜凜有生氣足下有新都公志而復
思表之表之是也而以屬不佞未也雖然不佞不敢隱
其拙而闕孝子之情倘以災石乎即不佞重有愧矣讀
贈亡弟長律瑰麗宏整渾緩周詳自是當家弟未卒其
辭而腸寸寸折血淚迸集不能已已急為錄出付從子
焚之靈輒前若贈璞二古風四丘體名世之言直可與

明卿並駕稚欽輩不足當也顧今受之者非其任耳用
卿家法故相卿昔之哲媛以呼所天不為見簡亦不為
強造宋人集句有為即憔悴却羞即以對與我周旋寧
作我雖極工致上下不相蒙不若足下之尤穩愜也僕
前謂老諄但誇無一字蓋以初學道故欲堅綺語木义
今便當改之兼成一律奉謝日力不足餘附異時帶徵
之例何如雅貺拜嘉薄有所致殊歉贈縞不一

沈純甫

始家弟賀萬壽歸問所進交游則執事也已從郎中見
大疏姓名則又執事也既平頭捧尺一而前啟械姓名
則又執事也不佞天地之僂人也進則愧忠退則愧孝
當世路者強而被之衣冠不獲自決荏苒至此何能被
濯以見執事執事母乃有昌羊之嗜而忘其顰眉蠶舌
耶念欲買舴艋載新醕以追候檣李而病肺弗果然心
旌已在大庾南矣扇頭一詩托思藹然五岳之盟余髮
種種而心甚長若麟嬰不容盡白眼為公道盡他篇雄

爽稱是遇蘄溪有胡元瑞彭稚修足談豫章曾用晦德甫亦當少駐第未知家弟能為匡廬主人否嶺南山水故自佳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勉旃自愛祭鱷魚後則公賜環之期餘不一

又

僕跡弛歷落人也少而邁閔不能卓然樹忠孝節晚復自放名教之外足下辱見收之而先施於牢慙寂寞之鄉非有胸無心者敢一日而忘足下昨蒙家弟發攜李

使而不相聞遂不獲通尺札於左右而足下復以書問
存今者鷁首艤吳閭矣又不能操豚蹄斗酒以一輕舫
候足下足下當以僕為何如人也今海內慕義抗節之
士以足下二三賢為赤幟響附景從必有以奇事進者
雖然不願足下之輕用其奇也大抵人主之倦於好言
在銳言者迫之小人之輕為小人以亂國是亦君子迫
之所贈足下詩意亦爾中間與吳先生交尚不能深若
趙先生石交也剛腸決吻竊懼其銳而幾於激也幸相

為日昃之見委跋廬陵五君子像已污訛寔足

賦

賦何歎若有韻之言出彼固瞠乎後矣行成稿序必不敢負夙諾但不知若干首文若干篇倘許與寓目焉而後命筆始得少暢耳不腆之幣不足以辱行李唯賜存是懇長途沍寒為道為蒼生自愛

沈君典

天假之緣游從數日獲一窺公真隋珠和璧而不輕露其照夜古德云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事公大丈夫

也如將相之緣未盡何仙師以化去後十五日而寓夢於元馭兄并攝不穀凡再宿再夢俱如之其惓惓於數君子甚篤也公烏芻瑟摩護法大寄亦須於世法中

之要非面壁枯坐人所辦耳此月朔後一日奉先師龕入觀時久熱東南風甚凍雲合抵舟而雨就陸尋霽麾幢音伎二里許送者觀者數十萬人入觀成禮久之復大雨中間徵瑞種種不欲為公輕語僕得托棲此觀合得長奉香火充淨人於願已弘不敢復望蜀也方擬奉

純陽祖師而難像本公所贈適至又勝信陽王太史前
事矣公前寄兩札皆至一似為開之來謁師蛻而過里
不入可訝訝然長卿致渠竿尺一巨冊讀之大是奇文
與長卿俱非仕路物耳曇陽觀記精勁古雅且饒致語
中間惟有小可商者與元馭計定後即登石矣勞役甫
息肩良苦筆札幸寬簡略之罪不一

又

自公行後即麻城周起部來云有一夕拜以宗伯充贄

於政府袖草者久之而返壁臺省之間蓋洶洶矣而亡
何太牢之疏繼之尋部為停寢旬日而臺抨復繼之如
此孫郎囀語欲止江東小兒啼不得而能止我輩學道
耶然宗伯不免作小有為事具揭一辨及報啟上諸執
政一丸泥封龕室謝絕香火與我曹作壁觀婆羅門而
已宗伯咄咄謂先師胡不示一信僕謂清虛小有天下
視人間世若一器貯數蚊蚋於方寸中鼓發狂鬧了復
何涉肅詎知不以此驗我曹精怠耶得公教果不異鄙

意心謝心謝申相公徐大宗伯後失有札云政府意殊
穆然且能以平語答聖問審爾彼善星調達者枉以身
試阿鼻獄耳前所云夕拜宗伯門弟子也末法中遂至
此可恨亦可憫也申公又云公急須北上半足踏鳳凰
池便人人息啄此恐非謬語惟更察之小兒落夾至停
廩大抵與司柄者分任咎耳今頗有焚舟意冀應公前
破字訣也兩小孺風氣却上要恐聞之直指之轄北矣
渠已決策薦青浦君得無為威明黨人之好沮乎揮汗

不一

又

僕向所以勸公暫出者非謂一出一處足以了公平生
事正謂物情洶洶不欲過示崖異耳燕中報音悉返大
抵意自有為非欲與道讐也借此一番制口於意已滿
此曹子伎倆亦有盡僕與學士可保方丈蘿薜地矣昔
時錢王築衣錦城羅隱勸其樓堞皆內嚮未幾而徐綰
之變從中起僕所冀得無是耶今已絕惺味不入口朝

誦夕坐然不過於毛髮上作小觀耳頂門金咽噓公了
不知所用也公何以教我
家弟乞骸於入計時已有疏
上今段固近決裂亦不至顯然
僕竊謂公雖不負泉石
盟更須上一病疏微為宛轉
且母令學士作逋逃主念
之兩兒子粗知行文辱公見
急附聞不一不一

又

三日前青浦一書至謂公已束裝旦夕北首矣而其夕
馮開之吉士來云亦從青浦得公問意殊快之二妙差

池鳳沼母論小山叢桂之色奪而增潤玉堂且使噉猪
腸小兒少息脣吻是亦佳事信香來接飛翰字字肺腑
又於元馭宗伯處見張公子二書中間遣辭叙致波溢
藻爛始猶疑其文人少實而懇至處要自由衷公所云
二十字謗政府殊亦聰明寧不知無醜人羊叔子者祇
緣公偃蹇林臯若為異議諸君立赤幟故宵人得借以
行贓一入金明門立冰釋矣第三廳尚是隔壁覓聲恐
未中肯綮正亦不必介意我師往往戒僕和光茲行無

以為贈唯此二字而已青浦計可望除目脫此枳棘便甚消搖僕雖貌為捐世累而時見刺促即尸坐一蒲團亦自碌碌綿竹耗殊杳然闕

其爾自不善覓亡所

怪也向書樓堞內向蓋謂元馭及僕家庭間魔而苦之然吾輩方寸地何所不有言及但更竦然近方料理佛道諸經可捧誦者刻之尚未完青浦內遷時當附上也此行須從陸如張所擬為便餘不一

又

孟夏朔後二日元馭宗伯見謂公家蒼頭來乞法井僅
持少君一書云公病熱須此以解極為懸懸欲馳信相
候念無可使者適得青浦一札云已自勿藥但元氣卒
未易復耳公出不過一世身耳自愛則萬世身也不自
愛則剝那身也先師遺訓儼然亦復時加紬繹否青浦
業為公展告第令天上公子知果以病欲不任非繇敬
亭山色相殫則佳耳與宗伯俱有家庭之戚而宗伯為
重古稱缺陷世界非獨吾二人順受之而已茲付青浦

佯奉候加食自愛不一不一

茅鹿門

某待罪貴郡無狀辱長者憐而容之蓋拜賜於今八載矣同寺時賢器柱受至欲負笈力辭之而後已瀕行不能以一符繻為別緣不如御史有佩印處處得發故也每念執事負經濟才文學政事於世無兩中邁萑菲竟阻鼎鉉乃至賢器麟趾鳳毛昭代之瑞齟齬一青衿而復褫之所謂著朱騎馬者果何人哉世貞幽谷之灰不

然久矣加以跣弛自廢偶值天公一閉眼暫然跣跋今
之委頓固其所也山園小有泉石春來花竹日新作老
蠹魚散帙了不知厭間以尊酒佐之酒倦則游游倦則
臥邁美俱黜怨親亦忘所恨宿業未滿為徵文人刺促
不得併謝筆硯耳承大誨諄諄拜誦白華樓續稿神氣
殊王毗陵之後主盟獨公矣史記題評斟酌二君更自
有人心語異時倘有所進固公之餘惠也

許穀卿

僕業已塞兌蝸殼自老而於生平故人不能盡置意外
兩歲前齊中信言公屬末疾方念之而昨冬遂有傳與
明卿俱游道山者歲杪得明卿書春閏復從金茂才得
公書及一絕句令人快慰若秦庭之還我雙壁也金生
頗能道公及李千里家事云公雖不良於行而飲噉轉
健神明不衰即以此百歲可也絕句書扇頭供一粲不
備

又

得書滿紙皆肺腑語而筆跡非復成侯之舊當是用伏
生口授故事耶陳生云兄神觀小顏口履俱溢而飲噉
猶不衰此境本非佳要能一切空之更自受用兄故嘗
蒞趙州趙州老子百二十時光景故不異也若白沙先
生於世法中瀟灑故可耳未敢便以出世許之聞賢即
能祿養兩孫渥注神儻歷塊可期僕賴庇猶日傾鑿落
噉不托三兒粗能讀父書獨于鱗墓草十七青矣子駒
復化異物遺孤雖矜倨學宮而蓬蒿私室吾輩得無愧

生趣之厚耶兄家玉潤國之瓊寶甫登左列而見左時
趨迴轅下澤然內有足下外有于鱗千秋之業不可鼎
峙而三耶寄聲勉之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沈光祿

屈指西湖良會于今十二歲週矣每念吾文冲虛恬淡
愷悌易直黃叔度陶元亮之倫出處之際如雲卷舒加

以太夫人大耄萬福優游奉侍天倫之樂靡以加矣弟
初不能蚤引來此繁言幸自在家鋤菜而世網及之又
以餌忌者口良可歎也春來偶有創悟一切放下且作
頭陀行逕矣聞仲君勇割愛欲離諸煩惱深所敬慕何
年得謁法門一領指示也

李儀部

貞自杜闕來不敢與聞世務而自見泉兄與公前後大
疏誦之為擊節歎賞移日蓋皆出於常情之表而實中

於事理之的故也貞生平跣不能事言路齒頰餘生
自遠名遠豈有可以當公意者而況雕蟲之技無益身
心亦厭之矣乃辱過聽見泉兄使效太公稱觴之祝不
佞何能為重雖然公賢者也太公當必賢又聞公上疏
曰知且得譴情罪於過庭太公怡然慰勉之又世貞之
所願效執鞭者矣春來欲簡思慮俟小間當成一長篇
仍以數語弁之報塞至意却覓使人專上不悞也雅貺
不敢辭謹勉拜嘉附小敬于使者仰祈念存不宣

又

自門下之宅憂里居暨除服也所儼然而辱臨之者所以筐篚交者所溫顏色而慰存者指不勝屈矣而僕方自外名法耶稚子不獲鎖松筠間以野服奉接一茗而已亡芼羹麥飯之薦迨彩鷁北首又不獲操舴艋具豚蹄斗酒之敬門下用深山道人例寬之則可然固當忘之也乃猶於拜命之後媿媿筆札若寘僕於方寸間者何也僕亦長物耳嬾不任腰膂劣不任齒舌故托而逃

諸自附於曳尾之塗逍遙枋榆沒齒自足豈其別有希
覬而門下過聽輒舉之人將使僕為鼠璞豈所敢當哉
儀部之除似足小塞時情然自是三年前物清通簡要
故當以王裴相擬此不足淹也荆老雖尚有鑿坏之志
而聖眷乃爾似不當復偃蹇矣少陵有云二三豪俊乘
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努力自愛使僕托此濟一笠一
衲坐朴握飽冷淘為太平之民以死不亦快哉使旋草
次附復不宣

又

嚮者以尊命作太公壽言是時方欲謝絕語屏游思不能仰體仁人孝子至意而草草一歌塞白數月來不復終此戒染指翰墨則殊愧悔其鹵莽也僕嚮者勸世之念適與境會故戢身自遠殊無所證得市井草莽舉體皆凡惟有待盡而已執事何自以世外之樂相羨豚兒久困名場一振翼而鍛隨之且令息黔補劓從事昔賢糟粕之責司馬壯遊大非其任承執事念存敢不致令

感哉主上英斷公卿爭似勵羔羊之節而神武之門尚有挂冠者不識尊見以為何故朱使君人便草草附復不次

朱吏部汝虞

前有劉氏之幹去草草數行知己達而是時王父學正公之誌銘粗已脫稿卒卒附上迺勞使者衝暑長途駢賜大誨厚幣之辱王父世世長者式穀貽後而貞荒落之餘不能修其辭以為地下重則有斬干而已
四
四

談公道誼之愛津津不容口至謂清德雅望治行第一
王裴之選舍而他之頗置不滿於造物者此見獨好德
一念可耳其他無所不嬾辭科之業疎脫自恕棄置分
也白下名勝諸賢萃止固足小暢若使游太學所謂十
年猶有臭者誰能洗之耶次兒扶病入試苟廁一名不
至寢就足矣小者粗可筆策聊慰目前趙汝師轉宮庶
自國老調停之意多然此君殊鬱鬱不自快不愛作東
方生陸沈大官醪肉中也鄉吏部何以請告得非亦生

此落落耶僕老矣於世事殊不欲聞為公偶及之勿笑
野人市態不盡也外不腆將侑乞照人熱甚口占代報
不悉

又

逼昏而高軒見枉非有墻頭之過幾遂囂恥青燈促膝
玄談少疲佐以時事名勝所會令人忘倦弟孝伯無長
物雖六尺簾亦為兒子攜去不能止宿雲雨虛無殆若

夢寢以此恨恨耳

上

耳目

奎壘壘

公聞

所

聞

金剛經疏
卷之四
懣旱步禱南郊藹然桑林為犧氣象新言農不知如何
有以仰承德意否前與趙汝師宮洗談及有詩紀之其
落句云藉令指日相司馬未若得雨烹弘羊此間閭意
也汝師前有一札為公念甚屢忘出之今以附覽劉君
以為許草墓表似其婦狀至即命筆丁太僕不審何所
托此二段恐未免破戒奈何外紀贈一排律請教山中
不可無此客亦不可無此詠不腆之物不足以酌來美
聊見情耳幸麾置之

答戶部劉介徵

僕懶病自放雖掩耳名世交游中有傳賢金玉姓字者
雙鷺振羽自閩海而徊翔玉京不減孝標兄弟昨雖得
朱嘉定書惝恍間猶疑其夢不意衡門碧苔破長者之
轍既接大雅覺芳蘭襲人旋領緒言則屑金紛吐昔人
有云所見更勝所聞殆非虛也僕爾時困河魚暫不覺
極終以不能持久竟無由停孝廉船惘惘終夕執事之
留書復至矣僕何人敢妄擬韓忠獻執事翩翩眉山長

公也如同叔秋期見過尚能烹伏雌炊新稻以待雖然
幸毋語人謂病夫破鑿坏盟也承謙光下誥以詩文所
模楷畫馬者云天廐萬疋皆吾師何必模索曹韓遺跡
也若庀材貴博則趙宋以前名下定無虛士惟歿取其
神駿略其玄黃牝牡而已雅貺種種拜嘉

又

與執事別來可兩歲則時念大雅不置矣所尤悵然者
不一接國徵眉宇耳前時拜執事所草狀今又得新刻

讀之令人作太史公留侯想其鬚眉風骨當掩映元孚
懋權輩雖不接不恨也辱示諸篇種種清麗有致唯於
一二字音不甚妥即國徵似亦不免小加丹鉛之力美
而傳矣烈婦從容就義尤勝感慨用壯者家弟既任表
墓地下之文僕固不敢辭弟大藁前為小奴置亂帙而
失之問之朱虞封云渠有別本旦夕從南曹索之可得
也朱君有遺愛於練川要當求之古循吏久廢筆研草
草成二章奉寄扇頭紙素俱勉爾塞日尋况存之雅小

伸報私統祈照亮

又

衰懶相籍與世末殺不謂長者躡履登茲松漚湯抗便
我巖阿生色叢桂滋芳蓋嘗左顧而問豎子汝目中有
此客否所恨回風雲旗倏來倏逝至今惘恍猶在夢境
也嚮問公家孝標何以不方舟公謂有少家事未料理
尋當相詣而紫氣未更苔跡自若意且軒車上都接翼
天路矣忽奉來教知有秋風之折且以生存不見識無

以藉口地下為歎使僕澌澌淚下不自知其無從也庚
辰榜中賢仲與天雄魏吾鄉顧稱三才子二子皆幸相
周還獨不及識此君今遂成異世所謂缺陷天地耶夫
豈直公門哲人之萎而已也不知有遺詩文可裒錄否
見示文二章詩二十八首皆翩翩有風致骨力遒緊直
足稱作者獨見投二律獎飾過情耳僕固已謝筆研小
俟春愉或思仰酌來美今則未能也損翰皆異物而僕
不能當異人如何不悞附報不一

周元學

自兄往返晉楚間凡三得書而所報者或不達及見括
蒼除目意可以毋敝郵筒矣偶有傳兄得金陵轉亦會
山僮無可使者以故中沮今乃辱大教詳懇多致殊愧
僕之落落蓋巖穴例不可施之兄也所叙山水之清勝
刺史之朗洞足以忘謫即不免隨臺牒行望邑而所至
輸吐方寸了然無纖芥累子厚罪人不足論賢於退之
潮陽遠矣僕為一大事委身明真而未有所就近偶從

容受却病法而馳或可苟延歲月以俟師期他非所敢
望也太原公不獲終香火緣亦出無奈中間與言事諸
雋時左要自別有意曹子念者僕甥也而與邦相石交
日夜來促為其太公壽言而未及許兄之見委與邦相
之深指既不忍負又不能無愧色於曹生故叙略中及
之然亦繇文通才盡作此有限狡獪耳僕實無可以代
筆者兄勿疑也數日內山妻中風疾幾殆差得小瘳
是牀第間物卒卒不竟所吐亮之亮之

又

前括蒼丞使者去附一報言匆匆不知作何語昨遇一
客來云公自會稽還郡治尋復繇郡至會稽筍輿行千
巖萬壑間爭流競秀且具稱公意度軒豁不作遷客牢
慙態私甚快之老人健忘竟不記客作何名姓也僕岩
居稿坐就木為期都不知世間有苦樂事一時乃爾駢
集先君子身後為忌者所尼久矣賴兩臺之疏以有祭
墓僕本上疏乞沾老母而太原公為之道地先君子遂

得贈大司馬僕即瞑目從地下足矣霖雨襄陸饘粥之
業白波捲空食指既衆不免饑寒催徵迫責蒿目剝膚
苦又當何如也然此皆僕一身事耳主上食息全委三
吳一旦狼狽至此譬之人腹膏腴耗竭何以支吾且聞
大江以北秦晉燕周齊魯之地草根樹皮皆盡孳死枕
藉桴鼓卒起比之江左又不可言此則僕與公輩共之
者公今在事行當更甚耳金明門內尤景機局非僕所
預聞偶余生便附此不悉

又

自納鄖節歸於今三年矣既畏作燕中書而執事又時
有使命不能究鱗羽所嚮故間者濶焉而執事再辱慰
存乃至拳拳以出處為念何執事之篤舊故好行誼也
僕故下中人耳世以雕蟲之技而過稱之已而苛責之
皆非也家有園池圖籍之類酒漿脯醢不乏雖用送日
每一小間芒刺中起此不能與人言之家衆內外絕不
習聲伎墨墨以死耳而妄以東山之樂加我良可歎也

前得留尹報即馳一介上書闕下冀返初服以明心跡而去人狡故泄之見尼政府亡何而南牀之白簡上矣執事所喻云云安敢有忿世心然胡能不長往也江南七郡根本之地一旦滙為巨浸民且魚鼈執事素精天官家言丁丑封事僕所心伏第不知此水與此星相應否分野不相關否自此可遂弭否盡室危巢不知所之須仗金篦一指導耳白葛藤簾伏日所需敢不拜賜拙集一部又新刻二種如命附覽年來跌宕其中第礙眼

金定四庫全書
鼻不能梓也審已在道征車觸暑珍重珍重

又

抱影斃然忽有天人謫墮劇語久之似於人趣天趣俱
盡街鼓初動酒闌長揖又似阿閼國一見更不見耳洛
陽少年即無所持議猶捩絳灌眼鼻沉復張膽扼腕與
之爭是非耶出處小事不足為兄喋喋唯有熟讀大易
老子而已僕多生結習落雕蟲技中束髮來即於人口
吻過活今作一焚誦頭陀尚恐不免唯信命而已長公

見委詩序本非敢承讀薦先君子一剡不覺懼然神位
遽爾授簡既成讀之却是佛頭拋糞將無以怨報德耶
一笑一笑新集沈雅有致已足名家小有一二可商聊
為拈出欲重連城之美比來不欲沈思扇頭之作是衝
口語不足汙兄懷袖也鄒守龍倅二章幸為致之不一

又

昨使者歸草草附報謂以壽明卿便相聞一致覲縷計
兄踰祥近禪小紓至痛讀禮之暇得以內觀心境外究

世法公論顯矣服除之後必且徵用却有可憂者諸君子抑鬱之氣甫舒腸肥腦滿輕為吐摘而官府之際頗多異同旃席之表不忘忤忌恐至其時又作一番面目耳僕本不慕長生而誤見拔於先師片語針芥遂成掩關奈夙障未除受責筆研春來一病幾作巫尪邁此夏旱僅堪一炬深秋始有起色驗得諸名欲忿恨根俱未便淨除得小澹而已遇觸則起乘起則發要須謝絕一切於蒲團上斷除之耳

又

自足下別無幾而南北之奇貨學士君者亦波及僕幸
雞肋無深味獲見寬於漁樵之計無恙私分已隄乃執
事猶隱隱起方寸五嶽謂世人前後三忌僕嗟乎世人
何當忌僕僕亦何足忌此但以名義見繩耳足下不覩
金剛經所謂先世罪業以輕賤故消滅者假令僕乘此
一懺宿障脫無明結善果為幸不亦大哉承有太夫人
之變獲伏團焦不能絮酒千里如可尤君典忽爾論近

金史卷之九十一
令九子挫鐸威明俊人之痛千古如新然聞頗傷所恃
足為龜鑑又傳沈繩甫亦死戍矣足下謂人間世觀此
當何如也管使君口足下不置所云先慈九京之托有
吳明卿在足下奈何近舍持正耶適鄒使君人便附此
惟以禮自抑勉進饘粥不宣

又

兩日負病侍足下盃勺別後復病復負病而強從事筆
研得數語倦即乙之無何而沈吏部屠儀曹兩君至矣

不能即謝絕病益甚草草塞白近謂家弟尊父丞卿與
肖甫平浙變皆凜凜有生氣而何之孱手可恨也佳集
亦以病不克卒業母但欲效雌黃而不敢雖然足下能
抑才以保格舍象而先意去色澤而完風骨大難大難
所望入思更沈就琢加細而已然亦已在叔嗣繼之間
非當塗翩翩可擬也

鄒彥吉

自觀執事閩憲除目喜而不寐者人之閩故多文士近

益鵲起幾拚覆吳會而有執事為之師帥譬以武安君
治秦兵誰復有與之抗衡者以執事文益以閩之佳山
水相為映發彼柳刺史之柳州么膺牢騷何足道也雖
然為執事之喜得閩尚不如為閩之喜得執事也審錦
節已抵延陵里方命子墨修不腆起居之敬而使者已
先之竿尺在櫝筐篚在廷應接不暇執事之愛僕豈直
以葭莩故僕老矣名為學道而實無有猥被時私再點
除目夫取長林之麋鹿而被以羈絡寧有不驚走者已

上書懇辭不得則有再請耳執事之飾獎無乃非知己
乎哉歲杪小奴歸自齊安致大作比之前集有開闔步
驟而微示囓蹶然自此而進之一日千里矣吳明卿大
叅來與王行父偕王生之事執事誠欲尸而祝之明卿
亦津津高雅不置渠哭徐子與墓還當復取道執事鄉
里何以待之南行過吳閶亦問外家否則僕山園僅一
衣帶水得少日周旋不為不佳也此言奉送脩以吳編
唯賜麾置是荷

又

村童自無錫歸得執事報言滿紙方徘徊咀賞而使者
尋跡之至則烟霞之阻種種且得縱目諸作靈芝一賦
頌而有風若對楚人五七言古近體一倡三歎餘音嫋
嫋令人心醉所喻竹素之好托寄千載是僕鄙尚之偶
同至於出世大業稍一染指則羣味嚼蠟矣僕歸田後
拙集粗已成即束之高閣間復自歎生平得萋菲力不
淺晚途幸不墮餌誘保此一壑曝背而美敢忘其獻第

恐造物真宰不便相捨耳承委作小傳雖謝翰墨或能
破戒為之俟得一面商方可命管如所諭肖工亦須於
阿堵見神明也酷暑小蠲即先了二幅及效丹鉛之後
閨君夙所傾嚮今已憇弇園即遣舟逐之下鄉也大夫
經三冊附覽不一

又

嚮者辱惠大教時屬苦瘧卒不能效丹鉛之致而勞
執事記憶乃若以留莛為可采者填餉藤杯壺席種種

金定本卷之三
皆山家清玩味以年來戒飲虛此三雅儼然千里意耳
全集三復不忍釋手往往有法門調辭外味讀二君子
所換序私謂未罄名言之妙及僕操觚管又更縮朒不
快非絲才思荒落當是大美難狀耳其置之毋容佛頭
拋穢也僕方外之跡雖若能自瀟洒而俗累時復中之
不足為公道周戶部吳大叅計時相聞千秋赤壁磯當
復鬱鬱生氣語及令人爽然無由作夢中道士也薄物
將遠臆又一札附周生煩為致之不一

又

自公覲還辱問遺詩教之愛僅一報答而已不復能遣
信相聞而葉茂長去家索數行先容想久已得達當時
記李獻吉一絕句黃州江址使君清赤壁山留萬古名
黃州小兒騎竹馬來時相送去時迎計公還郡日此光
景宛然亦無所措僕語每見黃人道公文章政事之美
冠絕一時風猷意度又當不減吾家會稽父子令人歎
賞赤壁時時鼎新不識雪堂定惠遺跡亦可一表揚否

周戶部想時得相聞適走价為吳明卿稱壽附二絕奉
訊故當不如獻吉琅琅也去人志弱幸為遣一騎護之
至興國為荷初冬未寒加七自愛

又

公時剖符而南停錦慧山之麓僕方治地毘舍布髮然
燈於一切閭左間事俱無由識之旋聞露冕之地乃是
宜黃公前奉使一集雲蒸龍變已足鼓吹隆萬嗣響元
厯今復擅此江山之勝吐欬胸臆露之筆端當又何如

其盛也待盡之人百念灰冷獨此結習未盡忘能推鼎
臠動我食指否友人周二魯起部過山中相為談及不
覺躍然此君宏博高亮當是陳豫章下榻人不止公同
榜之雅而已澄源公藉公周旋想不至落莫楚侗先生
讀禮況味何似偶便附承動履唯為道為吏民自愛

又

始執事抗章請告與用事者迂遂堅巖壑之尚而僕亦
鑿坏自廢臭味偶同雖心期未聞而具有夏甫之癖業

之不能西猶執事之不能東也先人蒙被上恩賁及泉壤僕復誤見物色請告不允誼難復堅梁溪之役乃欲以謝拙而唐突子季竊謂必見屏門牆之外而執事歡然出訪攜榼夜語彈緩忘倦非為他舟所強當遂停嚴譙之鑰矣自入白下以來苦公私酌酢卒卒唯有愧悔加以凶饑蒿目慘心狼狽萬狀雖有江山之勝與羣賢之雅不能解我眉頭寸結嚮許草玄厭游稿序幾落夢境今乃恍然汎瀾咀咏覺僕舊帚形穢多矣宿諾不可

終負搦管強應無復小致唯不憚揭已之短以見執事
長則耿耿一念耳有王野者見太序盛稱之及讀其詩
齒吻間似有爽氣後出之秀也不辱執事鑪錘矣楊太
宰雅士豈以一閉門而毀泄柳屬其考最北矣歸當叩
之必令作異時把臂緣也酷暑揮汗口占授稿寬其不
恭幸甚幸甚

王司副

公之滯散局及五年矣翹林館急士如此豈能於公忘

之公大雅宏度銖視時榮固知不以介懷而當世道者
恐不能辭其責也僕齒頰餘生懶成癖矣晚來小得歇
泊處自謂三公不易曾將軍才略蓋代而器度未稱禪
理入窟而雄心未忘恐兩失之渠似欲挽僕使出僕乃
欲挽渠使歸公試以為何如初暑愁霖易中人強飯自
愛

林太平

某自分衰劣無當於世割榮挫名以拙自藏而門下過

聽元馭先生之語若以為有足當者問存數及筐篚鄭
重乃至舉宦路中所加於八座之稱謂而施之於巖穴
無用之長物混混見飾寧有不畏而走者唯門下憐之
亮之即不遐遺賜赫蹠數行足矣潁川政成賜金增秩
此維其時若吾郡朱使君當聯翩而應九卿之選拭目
以俟所喻陳希夷仙翁睡像在太平欲令僕與元馭先
生贊之先生方襄大事而有爰立之命弔者在堂慶者

在廬恐無暇辨此第以世法言則先生方遊南陽之人

而雨施九有以出世法言先生却白醺而就尹氏之夢
也如何如何僕末學稚識不足以執鞭此翁第意得翁
本傳以自亳州真原徙武當九室巖終於華山雲臺觀
中間再應詔入大梁其足跡未嘗至太平也豈至人神
遊汗漫莫可倪測耶傳又謂先生睡恒仰卧於此法亦
或小異以公至意勉綴數語不免佛頭拋糞耳幸毋災
石也春陽乍布餘寒尚凜加飡自愛

凌常州

久不奉清徽時時在念賢卽至白下忽承教貺恍焉如
覲怒如之懷于茲慰矣僕巖穴朽株抹殺世路謬見物
色有此忝命懇辭不允念以先人初被身後隆渥之典
分當少竭駑鈍以副萬一黽勉就道既浮沈陪副無可
自見且饑莩蒿目病鵠刺衷觸藩之羝徒有一悔而已
公何見而飾獎之諗高卧湖濱吐飲清遠著作不休衣
被士林得所刻翰藻覺大有增益家仲遂獲薦金帚甚
幸甚幸賢卽偉然國器也愁試想自說類初見未效揄

揚諸容嗣布不次

萬廣平

魏城分手整得二十年人間世何以堪此僕老矣林棲
一紀分絕世念因先君蒙被上恩除目繼之猥云圖報
更成竿濫邇來因亡弟之變陳情乞骸不為廟廊所許
忽忽夫復何言秋初許敬菴京兆致公手書藹然念舊
之情溢於言表讀學易齋集而後竊窺公造詣之精深
一至此也人生正為耳目口鼻作過不淺故直以艮背

消之趙州栢樹子無佛性直從無見解處撞殺精誠之
極遂大豁然亦或稀依公於淵源處得二程於作用處
得堯夫公甫真實瀟灑兩不相碍若其他文雄姿爽辨
實自眉山山東越家風而根究歸宿要自勝之心服心服

關

宿業受役雕蟲自愧自悔不淺京兆用世才而見黜不免小緩如江西陳中丞輩俱不可挽去者之賢留者之恥也如何如何故同年劉同野之子歸便附此不一

沈司正伯英

僕衰劣過時之人誤被時趣持節不固濫竽一出初緣病弟病妻勢危朝夕料理湯藥甫爾小間簡書忽迫倉卒就道遂不能南造吳江踵門謁謝此念未遂怒如調饑抵白下與次公相還往彌月之後忽致門下書貺念

欲走一介以候行旌則聞已絕江而北矣諗還朝逾月
曹事清暇道履佳適以門下之高明大節出自銓部暫
借司正謂當亟還故物不亦假重寅清步武卿寺而尚
爾遲遲者將由邇來壅滯後薪復積耶夫常格非所以
待非常之人此則僕之所不敢與知也區區竊祿無補
歸思鬱跼小俟秋涼當力上陳請之疏以尋初服無足

言者役便聊此附候興居併有薄簡下宣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一